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独孤皇后

戚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成思远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51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第一章 父本名将	(1)
第二章 匹配的婚姻	(24)
第三章 协夫开国	(26)
第四章 “宫中二圣”	(31)
第五章 废黜二王	(42)
第六章 改立太子	(52)
第七章 独孤之死	(88)
第八章 文帝之责	(96)



独孤皇后

一

第一章 父本名将

独孤皇后，名伽罗，谥号文献皇后，也称献皇后。她以性格奇妒著称。她一生中，与丈夫隋文帝杨坚形影不离，相伴度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那个充满倾轧与血腥气味的政治舞台上，以其独特的秉性与活动，使她成为历史上又一位不寻常的女性。

独孤伽罗，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氏。她的祖上是代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后来北魏建国，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她的先辈也随之定居中原，洛阳就成为她的籍贯。这是向称家世显贵的鲜卑太族。不过，独孤伽罗本人却出生在关中地区的长安（今陕西西安）。

她的父亲独孤信，少年时代就知名当世，人称“独孤郎”。

独孤信本名如愿，后因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任上治绩突出，“信著遐迩”，西魏执政宇文泰“赐名为信”，遂以赐名行世。他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出生在武川镇（今内蒙武川西南），祖籍虽可说在云中，但真正追溯起来，独孤氏的根尚远在浩瀚的大漠之北，藏匿在深厚的历史尘埃之中。



十六国北朝时期，许多久迁内地高度汉化的北族大姓，特别是那些在中原地区建立过割据或者统一政权的王族，往往讳言其少数民族血统，甚至不惜杜撰世系改换姓氏，将自己的先祖与华夏名门直接间接地联系起来，使后人莫知其所出。独孤信的祖辈虽然也未能免俗，后来却因一种历史机缘，使能透露其族属的“独孤”姓氏侥幸保存下来，我们得以从中窥知他原来是匈奴后代，而且还是南单于嫡裔。

这还要从东汉初叶匈奴政权瓦解内部发生分裂说起。当时北匈奴大部远徙欧洲；原在蒙古草原南部的南匈奴部众更节级向南推移，遍布于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北的北部；草原东北部原为匈奴役属的乌丸、鲜卑等所谓“东胡”分支则乘机涌向一时空虚的草原西南部，其中一部分乃随南匈奴之后继续向内地深入。伴随这一次规模巨大历时长久的民族大迁徙，一场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雄壮活剧也在刀光剑影铁血狼烟中拉开帷幕。独孤信的祖先正是在这时走上舞台，并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独孤”为“屠各”之同名异译。屠各，本指汉武帝时由浑邪王挟以归汉后安置在西北“故塞内外”的匈奴休屠王部众，以及他们高度汉化的后裔。魏晋时期的屠各已演变为一种通称，泛指那些内迁较久汉化程度较深的匈奴人。东汉时陆续内迁的南匈奴部众到魏晋时汉化程度已深，其中南单于后裔的刘渊一支甚至冒承汉后，改姓刘氏，所建割据政权亦名之曰汉，所以他们被



称为屠各。独孤氏亦为南匈奴单于嫡支，南徙后定居并州之北的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内迁既久逐步汉化，亦以“屠各”即“独孤”为部名和姓氏。当他们的同族刘渊一支冒称汉朝皇姓时，独孤部也如法炮制，改姓氏为刘。

由于独孤部定居边塞，如潮南下的鲜卑势力首先对他们形成冲击。曹魏末年鲜卑拓跋部首领力微之率众迁居定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则意味着占领了他们的领地，这显然是浴血争战后的结果。强大军事压力的另一个后果是独孤部被迫加入了拓跋部为首的鲜卑部落联盟，世与婚姻，逐渐成为鲜卑诸部之一。在代王什翼犍时代，独孤部势力发展得十分强大。酋长刘库仁“勇而有智”，任南部大人，他是什翼犍的外甥，又娶什翼犍宗女为妻，颇受信重，麾下有铁骑十余万。公元376年，前秦苻坚率大军击代，什翼犍国破身亡，部落联盟瓦解。苻坚将代国故地以河套为界分为二部，使刘库仁统领河东，地位在统领河西的铁弗部酋长刘卫辰（亦为南单于后裔）之上。后来刘库仁又大破卫辰，成为实际上的鲜卑部落联盟首领。什翼犍死后，他的孙子即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一度流寓独孤部，据说刘库仁对他“尽忠奉事”，很是客气。刘库仁的弟弟刘眷继任独孤部酋长时，还将自己的姑娘嫁给拓跋珪，她就是以后的道武帝宣穆皇后，明元帝拓跋嗣的生身母亲。

然而雄才大略世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拓跋珪不可能长久寄人篱下，独孤部也非久留之地，在刘库仁儿子刘显



任酋长时即想谋害他，不得不转依贺兰部。公元386年，拓跋珪终于纠合旧部，重建代国，旋即改国号为魏，次年即在他舅族鲜卑慕容部帮助下征灭独孤部，凡虏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尽收其部落”。当时塞上最强大的独孤部既被吞并、臣服，其余各部皆望风披靡。再经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岱海）之役重挫慕容部，拓跋珪遂乘胜长驱中原，很快成为北中国的霸主。独孤信的先辈也汇合在这股滚滚南下的铁骑洪流之中。这支入据云中甚久的南单于嫡裔，曾以高度汉化的匈奴人即“屠各”（独孤）闻名，后因加入拓跋部联盟又逐步鲜卑化，如今跟随拓跋珪南下中原，又将身不由己地重新开始与汉民族融合与同化。

在新兴的北魏国家中，鲜卑化的匈奴独孤部理所当然地侧身于统治民族之列。他们属于鲜卑内人诸姓中最高贵的“勋臣八姓”，自代魏初起即是所谓“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独孤（刘）氏世与拓跋王室联姻，开国皇帝拓跋珪的祖母，第二代皇帝拓跋嗣的生母，皆为独孤氏。独孤部酋长例任南部或北部的“方面大人”，这是魏初最重要的官职。《独孤信传》称其先“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即是对独孤部这一段“光辉”历史的概括。魏初基本上是聚部落以立国，各部酋长皆称大人，世袭其位。道武帝虽曾“分散诸部”，却并不彻底，北境地区以部落酋长领民的制度始终存在。独孤部至少是独孤信的直系祖先一支，长期以部落为居，世任本部酋长，逮至魏末犹然。在北魏国家



逐步封建化、拓跋民族逐步汉化的历史进程中，先世一度汉化的独孤部本来应有得天独厚的背景，如早在孝文帝废鲜卑复姓的一百多年前，独孤部即改汉姓刘氏。但独孤部的匈奴族面貌虽经内迁汉化颇有改观，后经鲜卑化所留下的浓重特征却得以长期保留，特别是独孤信的直系祖先一支。这与他们长期以部落定居边塞，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年）又从云中北调六镇之一的武川镇防戍有关。

北魏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平城以北的六镇即为北防柔然拱卫京师所置，其初地位十分重要，镇将人选非宗室子弟即鲜卑贵族，戍防士兵也多为拓跋本族成员或中原强宗子弟，总之多是所谓“国之肺腹”，“丰沛旧门”。他们在仕宦上也得到特别照顾，以致“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但六镇的优越地位好景不长，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六镇官兵身份急剧低落，一般镇户“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就是出身高贵的上层镇户，地位也显著下降，所谓“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而且孝文帝在洛阳厉行汉化，少数民族杂居甚至尚以部落为居的六镇一带几乎被抛出汉化圈子之外，那里仍保持着浓厚的鲜卑化习俗。在孝文帝仿照中原门阀制度通过重定姓族而形成的北魏门阀系列中，出身行武位止军主的北镇上层人物同样是“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过去同为一个房族的本家，随迁洛阳的“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难怪乎后者



“顾彼瞻此”，潸然泪下。这一切对于武川独孤氏来说概莫能外。

独孤信的祖父俟尼在文成帝时举家或者说举部北迁武川，当时及以后活跃在朝廷的独孤氏尚有其人。如翦灭宗爱扶立文成帝的头等功臣刘尼，官至侍中、司徒、安南大将军，封爵为王，其子刘社生至宣武帝时仍有官爵；道武帝景穆皇后的哥哥刘罗辰一支，终魏之世代有宦官。但他们都属于独孤部中进入北魏权力核心的房支。以后又随孝文南迁洛阳。刘罗辰的玄孙，魏末官至黄门侍郎的刘仁之，即以河南洛阳为籍贯。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只有他们才是勋臣八姓中独孤刘氏的代表。独孤信的祖辈、父辈，即留在塞上防戍边隘的武川独孤氏一支，境遇则大不相同，相对于在洛阳“各各荣显”的“本宗旧类”，他们不沾一官半职。洛阳的鲜卑人在那里改汉姓，穿汉衣，讲汉话，从汉俗，但武川独孤氏在内的六镇鲜卑人却基本上保持本族旧俗，姓复姓，讲胡语，勇捷尚武，聚部而居，甚至当地的其他族人亦“近朱则赤”，濡染其俗。独孤信的先祖世袭本部大人，直到魏末，他的父亲独孤库者仍是领民酋长，拥有部民。另有迹象表明，独孤部鲜卑化后有不少人放弃汉姓刘氏回改鲜卑复姓，即以部名独孤为氏。武川独孤氏一支自魏初以来即是如此。

象独孤信这批出生于“丰沛旧门”的六镇上层人物，仍然保持着明显的鲜卑化特征，由于“地隔宦流”，身份沦落，与曾是他们本宗的洛阳汉化集团有着



深刻的矛盾。故当魏末北镇起义爆发之后，他们纷纷纠合部族，组织武装，一方面参与了镇压起义，表明他们毕竟是北魏统治阶级在当地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混入、操纵起义队伍反对当局，以发泄他们对洛阳汉化集团的积怨，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像许多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一样，独孤信正是乘此机会步入北朝后期的政治舞台，并成为声名远播的风云人物。

独孤信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武川镇度过的。作为南单于嫡裔拓跋魏勋贵的显赫先世虽已是昨日黄花，徒供追怀，但他在当地还算是有身份的人。父亲独孤库者是拥有部众的领民酋长，性格雄豪，注重节义，深得北镇人敬服。母亲费连氏亦为魏初内八七十五姓之一，也算贵族出身。独孤信生得一表人才，风度不凡，除了“好自修饰”以外，或许得益于高贵的血统，至于他从小能骑善射，武艺高强，则为北镇地区尚武之风薰陶使然。房支中落，久戍边朔，使他沉沦于社会下层，同时也使他了解一般人民的疾苦和愿望，这是高度汉化同时又高度腐化的洛阳鲜卑高门子弟所无法具备的特点，而对于他今后的发迹却有相当作用。

正光五年（524年）初，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乌梁索海之北）高阙戍镇民不堪压迫揭竿而起，拉开了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义军很快攻下沃野，遣将攻围怀朔（今内蒙古固原县西北）、武川二镇。当时升任怀朔统军的武川豪强贺拔度拔与同镇豪强



宇文肱合谋，率领他们的儿子，即以后成为名将的贺拔胜、贺拔岳，北周开创者宇文泰等，纠合“乡中豪勇”，拉起一支宗乡武装抗击义军，袭杀了围攻怀朔、武川的义军大将卫可孤。独孤信即是这支武川豪强武装中的头面人物之一，并因在袭杀卫可孤的战斗中十分卖力而知名。

卫可孤的牺牲使义军一度受到挫折，但这时“六镇并反”，东西敕勒俱起，一小撮当地豪强的倒行逆施自然回天无力，怀朔、武川不久即被义军攻下，贺拔度拔战死，这支武川豪强武装集团亦作鸟兽散，其中一部分，包括独孤信及宇文肱两家，则和大量六镇饥民一起经恒州（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古城）流徙定州（今河北定县），居住在中山城内。未久，鲜于修礼率六镇饥民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起义，激起定州驻军和本籍豪绅对北镇流民的忌恨，遂一概加以杀戮。独孤信无以藏身，只好投奔起义军中，后为葛荣部下。当时独孤信正是二十挂零的英俊少年，又特别注重仪表，服装打扮总是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因而以风流倜傥著称，军中号为“独孤郎”。但未见他有什么战绩，或是不被重用，或是不肯卖力。

葛荣被契胡酋帅尔朱荣镇压以后，独孤信被尔朱荣提升为别将，孝庄帝武泰二年（529年）从征义军余部韩楼时，他以单枪匹马出阵挑战，临阵俘获韩楼的干将袁肆周。后受命镇守战略要地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石鼓山），以先锋从破元颢，皆有绩效，深得尔朱荣信



重，累功拜安南将军，赐爵爱德县侯。

尔朱荣被杀以后，他相继出任魏荆州新野镇将带新野郡守（今河南新野）、荆州防城大都督带南乡郡守（今河南邓县西北）。来自社会下层的独孤信知道怎样恩抚和威压普通百姓，因而境内安定，颇有治声。西魏名将韦孝宽当时任荆州淅阳郡守，毗邻南乡，与独孤信“情好款密，政术俱美，荆部吏人号为联璧。”高欢拥立的孝武帝上台之初，为了摆脱傀儡地位，先命所亲贺拔岳拥众关西，又命岳兄贺拔胜出镇荆州。贺拔兄弟是独孤信的武川老乡，魏末曾一同起兵，故贺拔胜一到荆州，马上提升独孤信为大都督。后从胜攻取梁下溠戍（今湖北随县西北唐县镇），擒梁将尹道珍、庄思延，独孤信皆有副贰之功，进位武卫将军，这已是位居从三品的高级将领了。时在公元533年，亦即北魏王朝分崩的前一年。

自正光末独孤信参与武川乡豪起兵崭露头角，前后已经十年。这十年是时势云扰战乱频仍的十年，也是北魏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十年。其间独孤信曾辗转奔投，数易其主。频繁的战乱锻炼和显示了他的军事才干，行政能力也在出任新野、南乡郡将时小试牛刀。风度翩翩的独孤郎随着人到中年，已从一个北镇破落贵族子弟成长为北镇武装集团中的一员骁将。

公元534年，北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变故。当时北魏朝政为权臣高欢柄持，在位的孝武帝元修虽有至尊之号，手中并无实权。勉强称得上效忠他的，只有拥兵关



陇的贺拔岳和都督三荆的贺拔胜。这年二月，高欢施反间计，唆使关西将领侯莫陈悦杀害了贺拔岳。消息传出，贺拔胜即令独孤信星夜入关，去接受他亡弟的部众。与此同时，高欢也派遣部将侯景入关“招引岳众”，孝武帝则遣宗室元毗为大使慰劳岳军，企图将这支部队带回洛阳。贺拔岳旧部为各方势力垂涎，乃因这支部队是贺拔岳当年镇压关陇起义时率入关内的，主要由鲜卑化北镇人组成，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各方代表都来迟了一步，贺拔岳旧将赵贵、寇洛已拥戴宇文泰代统岳众，后得到孝武帝的扶植和认可。宇文泰、寇洛、赵贵与已故的贺拔岳都是武川镇人，与独孤信是老乡，从小生活在一起，相处很好。独孤信奉贺拔胜之命来到关中后，颇受宇文泰礼遇，并派他到洛阳向孝武帝报告情况。因在雍州（今陕西西安）见到孝武帝大使元毗，遂中途返回荆州贺拔胜处，未几又被孝武帝征召入朝，倍受信重。这时孝武帝与高欢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双方正在紧张部署准备作最后的较量。孝武帝毕竟不是尽有六镇之众的高欢的对手，七月二十六日，高欢兵过黄河，孝武帝见大势已去，遂于次日深夜率轻骑入关，投奔宇文泰。当时事起仓猝，随从百官将士亡散过半，独孤信闻讯后即以单骑追随，直到洛阳西北的瀍水边才赶上。独孤信的父母妻子均在高欢辖地，但孝武帝在他心中毕竟是本朝君主；宇文泰是他同乡，“少相友善”，所率部众也多是武川乡里；因此他从自己的政治前途出发，毅然决然西入关中。对于他的只身前来，孝武帝真



是感慨系之，连声说：“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可真不是假话啊！”当即赐御马一匹，进爵浮阳郡公，食邑一千户。

孝武帝来到关中不足半年便被毒死，原因是不甘为傀儡。宇文泰另立元宝炬，是为西魏文帝；高欢在孝武西奔不久则另立元善见，是为东魏静帝。从此魏分东西，分别为宇文泰武川系军阀集团和高欢怀朔系军阀集团所控制。独孤信毅然西奔，效命宇文泰，成为武川系集团中的骨干。

孝武入关以后，贺拔胜率部西赴，荆州被东魏大将侯景乘虚攻下。由于高欢已屯重兵扼守潼关，贺拔胜西去不得，返回荆州时遭侯景迎击，兵败南奔梁朝。魏末荆州辖今南阳盆地，治穰县（今河南邓县），从该地进攻关中十分近捷，故荆州失守后宇文泰立即任命独孤信为都督三荆诸军事、东南道行台、荆州刺史，率军前往收复。独孤信曾在荆州多年，很得民心。他的军队刚出武关，淅阳郡蛮酋樊五能即率众攻破郡城，牵制了东魏荆州刺史辛纂的兵力。东魏另遣弘农（今河南陕县）太守田八能率蛮兵在淅阳（今河南西峡县北）一线阻击独孤信，又遣都督张齐民率步骑三千出信之后包抄。信所率兵卒不满千人，既众寡悬殊，又首尾受敌，情况很是不妙。他冷静地告知部下，如果回军攻张齐民，田八能以为本军败退，必转守为攻，前后夹击，则局面不可收拾，不如集中兵力先进击八能。独孤信不愧名将，田八能、张齐民果然相继败溃。信遂乘胜南攻穰城，东



魏守将辛纂勒兵出战，但独孤信先不接战，却在阵前喊话，招谕他当年的属民，辛纂军一时斗志涣散，纷纷后退，信纵兵追击，先锋杨忠，也就是尔后隋高祖的父亲，趁城门未及关上率众突入城内，斩杀辛纂，传首长安，三荆遂定。当时东、西魏主力对峙于潼关一线，独孤信以寡敌众收复荆州，有力声援了主战场，他被提升为车骑大将军。但东魏不甘心荆州的得而复失，半年以后，突然遣猛将高昂、侯景率大军来攻，一时兵临城下，属郡皆陷，独孤信悬军孤城，破在旦夕，且后援不接，撤无归路，只好效尤贺拔胜，率部下杨忠等奔梁，时在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年）。

作为武川系集团的核心人物，独孤信流寓梁朝乃属权宜。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城虽然繁盛富庶，终非久留之地，他几次上书梁武帝请求北还。西魏左光禄大夫赵刚也曾数次使梁，磋商有关独孤信等北归事宜。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亦即西魏文帝大统三年初秋，终于允许独孤信一行北还。信父母妻子尚在山东，梁武帝问他是回西魏还是到父母之邦的东魏，他回答说“事君不二”，绝不敢因私背公。梁武帝没想到被他目为夷狄的北族人尚如此注重礼法，不禁为之动容，故礼送甚厚。

独孤信回到长安，自以败军之余，亏损国威，上书谢罪。宇文泰以此事付诸尚书省公议。七兵尚书王玄等一致认为，独孤信丧师败绩，理当“国刑无舍”，但他先有斩辛纂定三荆之功，“实合嘉赏”。后虽“旋即沦



没”，尽弃前功，但孤军独守，后援未接，权宜奔梁，实亦有情可原。最后处分结果下来，独孤信非但没受贬黜，还迁转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寻拜领军。

同年八月，独孤信与李弼等十二将跟随宇文泰东出潼关，攻下弘农，接着在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南洛、渭之间）大败高欢十万之众，独孤信以副从之功改封河内郡公，增封户二千。寻被任命为大都督，率步骑二万与冯翊王元季海进攻洛阳。承沙苑新败，东魏守军闻风败退，独孤信几乎未遇顽强抵抗就占领了金墉城（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故城西北隅）。

独孤信进据洛阳期间十分注意笼络、利用伊洛一带的地方豪强武装。洛阳赵肃曾率宗人为独孤信作向导，后又“监督粮储，军用不匮”，被宇文泰誉为“洛阳主人”。荥阳郑伟“纠合州里”在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起兵，归附西魏。弘农裴志“纠合义徒举广州归国”。当地土豪陈忻、韩雄、魏玄等亦曾各率“义徒”加入独孤信麾下。一时东魏颍、豫、襄、广、陈留诸地相继归附西魏。独孤信还大量起用本地人士，河东大姓裴诹之、柳虯分别被任为都督府属、行台郎中，并掌文翰，后均为宇文泰所重用。柳庆、裴宽也在此时因独孤信推荐入关。两魏分立时期，伊洛地处兵争之冲，当地豪强的向背对该地的争夺作用至巨。独孤信驻镇洛阳期间着意吸收土豪武装，起用本地人士，为以后西魏有效笼络地方豪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大统四年七月，东魏侯景、高昂率大军围攻洛阳，